

首届华语原创小说大赛晋级作品

发文一个月总点击率超三百万

桩桩◎著

皇后出墙记

上

此『出墙』非彼『出墙』也，有道是：

墙里秋千墙外道。

墙外行人，墙里佳人笑。

笑渐不闻声渐悄。

多情却被无情恼。

朝華出版社



桩桩◎著

皇 后 出 墙 记



朝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皇后出墙记/桩桩著. —北京: 朝华出版社, 2008. 6
ISBN 978 - 7 - 5054 - 1906 - 3

I. 皇… II. 桩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75840 号

皇后出墙记

作 者 桩 桩

策划编辑 王 磊 侯 开

责任编辑 李 磊

特约编辑 陈 娟

责任印制 张文东

封面设计 安宁书装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

订购电话 (010) 68413840 68433213

传 真 (010) 88415258 (发行部)

联系版权 j-yn@163.com

网 址 www.mgpublishers.com

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 字 数 393 千字

印 张 32

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装 别 平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54 - 1906 - 3

定 价 3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上 部

- 第一章◎马踏春泥神飞扬 1
- 第二章◎街头结仇初惆怅 15
- 第三章◎意外相救心初动 26
- 第四章◎绣楼相会兰飘香 36
- 第五章◎斗酒试探烟雨楼 44
- 第六章◎还兰断情梦难成 58
- 第七章◎花魁相争秦淮夜 65
- 第八章◎邂逅相遇变故生 77
- 第九章◎难解兰意孤鸿影 85
- 第十章◎燕王相约凤阳行 98
- 第十一章◎斗智斗勇小儿女 107
- 第十二章◎护卫南巡善天下 115
- 第十三章◎青松傲立燕十七 120
- 第十四章◎山中设伏巧施计 131
- 第十五章◎险象环生避密林 138

- 第十六章◎青山欲诉温柔意 149
- 第十七章◎黯然别离残月行 159
- 第十八章◎煮茶释情恨意起 165
- 第十九章◎似是而非燕王情 174
- 第二十章◎避难王府兴萧然 187
- 第二十一章◎金殿求娶兄弟争 194
- 第二十二章◎白衣赠马藏心机 204
- 第二十三章◎韬光养晦入宫去 213
- 第二十四章◎彼此空有相怜意 222
- 第二十五章◎牵马草原泪满襟 234

下 部

- 第二十六章◎奉旨出嫁茫茫然 243
- 第二十七章◎眉梢情动初相许 256
- 第二十八章◎幽兰之约伤心绝 267
- 第二十九章◎凤阳治军终难弃 283
- 第三十章◎坦诚相待新相知 296
- 第三十一章◎凤目泣血两相离 308
- 第三十二章◎于心不忍解佛意 317
- 第三十三章◎宫闱秘事可怜人 333
- 第三十四章◎就藩北平任展翅 339
- 第三十五章◎卷帷望月空长叹 349
- 第三十六章◎齐心协力笑扬眉 364
- 第三十七章◎皇后初丧潜悲辛 374
- 第三十八章◎北风雨雪恨难平 384
- 第三十九章◎燕王初胜立军威 394
- 第四十章◎风云突变太子薨 406

- 第四十一章◎新皇登基暗相逼 416
- 第四十二章◎慨然靖难奋起兵 425
- 第四十三章◎此情可待成追忆 436
- 第四十四章◎战罢沙场天地寒 448
- 第四十五章◎三军泪下风萧萧 460
- 第四十六章◎冒险闯宫情深重 474
- 第四十七章◎他日重逢疑梦中 483
- 第四十八章◎相思难断发如雪 495

第一章

马踏春泥神飞扬

只见锦曦如天人一般站立马上，马劲跑急冲带起马鬃飞扬，锦曦稳稳地站在马鞍上，顾盼神飞。阳光在她的身后浅浅地围了一层光晕，如玉雕的容颜带着难以形容的明丽。三人不觉瞧得痴了。

“锦曦！锦曦！”伴随着阵阵喊声，叮叮咚咚的脚步声由远及近。

“小姐，肯定又是表少爷！”珍贝嘟着嘴忍不住抱怨。

锦曦斜倚在贵妃长椅上，纤细的手懒懒地抱着一卷书翻看，对侍女珍贝的话恍若未闻。春风从窗外吹进来，十字楔合梅兰竹菊的花木雕窗，古韵十足，吹得蓝色的百褶绢纱罗裙漾动着，似一泓湖水轻柔地漾起了水纹。一袭墨黑的长发顺着腰背倾泻下来，几缕发丝在她身侧俏皮地飘动，映着一层淡淡的阳光，整个人笼罩在温暖的浅黄色光泽中，像极了唐代周昉的仕女图：兰麝细香闻喘息，绮罗纤缕见肌肤。

珍贝侍立在她身侧不禁叹了口气，这般温柔娴静的小姐，怎么惹上莽牛似的表少爷呢？三天两头不厌其烦地来打扰，每次都强拉着小姐出府。有哪一次小姐回来不是嚷着腰酸背疼的？珍贝对这位表少爷越发地不满。

她正暗自埋怨着，厢房的门已经被大力地推开了，一个十五岁左右浓眉大眼的少年喘着气大步走了进来，“锦曦！走！晚了就来不及了！”说话间手已压在锦曦正在看的书上。

锦曦这才微侧过头，瞟了少年一眼，然后目光一转，落在他的手上。她什么话都没说，只这么一瞥，就散发出淡淡的威仪。

少年讪讪地拿开手，语气里带着恳求，“好锦曦，好表妹……”

“珍贝，给表少爷沏碗茶来。”清柔的声音从锦曦口中吐出，不紧不慢，又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语气。

珍贝这才有时间对少年施礼，“给靖江王请安，表少爷请稍息片刻。”

少年不耐烦地挥挥手，道：“免了，快去！”

锦曦用眼角余光瞅着珍贝出了房门，直到她走下绣楼的足音消失后，她突然跳了起来，捉住少年的耳朵，使劲一拧，骂道：“死铁柱！不守约定！让爹妈知道了怎么办！”

此时的锦曦似换了个人，浑身充满了活力，明眸光华流转，薄怒含嗔，俏皮灵动。

少年委屈地揉揉耳朵，眼睛里露出一股子企盼之意，“锦曦，只有你能帮我报仇！我这不是着急嘛！”

锦曦的嘴一翘，亮若晶石的双眸里多了分嘲讽，头微微偏着，吐出一句：“谁敢欺负我大明王朝的靖江王？你去找皇后娘娘告状去啊，娘娘可是最疼你。”

少年涨红了脸，他正是当朝洪武皇帝朱元璋的亲侄孙朱守谦，开朝第一批十个受封的亲王之一，而且还是唯一的一个非皇帝嫡子，光这重身份就可知朱守谦在皇上心中的地位。

他自小在皇帝、皇后身边长大，南京城人人知晓有这么一位仗着圣眷深厚、向来飞扬跋扈的靖江王，无事不敢招惹，有事更避他三分，他几时受过这等奚落？被锦曦不阴不阳地损了两句，朱守谦当场涨红了脸，就想发火。瞧着锦曦明丽不可方物，娇俏斜睨着他的模样，不禁又软了下来，“好表妹，这怎么好意思去告状嘛，这不白让人家瞧不起！”

“谁敢瞧不起你？怪了。”锦曦闲闲地道，慢慢地躺回贵妃椅上，重新拾起了书本，细细地读着，就当屋里没朱守谦这个人似的。

见锦曦不为所动，朱守谦一时之间竟急得在屋子里转悠了几圈，这才红着脸，吞吞吐吐地说了实情：“月初与太子殿下、二皇叔、朱棣还有那个可恶的李景隆赛马比箭，商定谁落败要请他们去得月楼吃饭……”

“嗤！”一声讥笑从锦曦嘴里溢出，“一顿饭而已，你又不是请不起！”

“要只是一顿饭，我着什么急？不就是咽不下那口气嘛！”朱守谦气恼地道，“太子殿下和二皇叔我就不说了，朱棣永远都是昂着头，斜着那双眼睛，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，他是长辈也不说了。偏偏那个李景隆，他爹曹国公李文忠会打仗，可他不过是个浮浪公子，也敢瞧不起我！”

“你连李景隆也赢不了？”锦曦听出了朱守谦的火气，摇了摇头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。

“我……”朱守谦语塞，听锦曦这么一问，不由得气急败坏，“锦曦，我今天约了他们再比过，这次我非得赢不可！”

“好啊，去吧！赢了回头我绣个香囊给你。”

朱守谦眼睛一亮，讷讷地说：“我，我想让你去帮我！”

“我去？我又不是你，我赢了，你有什么光彩？”

朱守谦见锦曦的语气有所松动，忙鞠躬作揖，讨好地说：“锦曦，你有所不知，你好歹也算是我的家人，你赢就等于我赢！李景隆不过比我多中了一箭而已，你帮我好不好？”朱守谦嘿嘿笑了，“只要你肯出手，他们都不是你的对手！”

“你就这么有信心？”锦曦的语气仍然淡淡的，她才十四岁，多少带着小孩心性，听朱守谦这般推崇，心中几分喜悦难免流露出来。

朱守谦大大咧咧惯了，但偶尔也粗中有细，看到锦曦的变化，忙嘻笑着对锦曦道：“你穿男装看上去就是个不懂世事的小公子，他们不知你的底细，朱棣和李景隆的戒心不强，肯定会全力防范我，你就趁机赢了呗。”

锦曦嗔他一眼，“叫他四皇叔！再不济也要叫声燕王殿下！给人听见告到皇上那儿去，治你个大不敬之罪！”

“朱棣不过只比我大一岁……”朱守谦嘟囔着，抬头看到锦曦的秀眉微蹙，眼神逼视过来，硬生生地把后面不敬的话吞回了肚里。

他谁都不怕，偏偏害怕比他小一岁的表妹锦曦。别看今年才十四的锦曦，个头比他矮上半头，可朱守谦在她这儿却吃够了亏。

朱守谦的母亲与锦曦的母亲是同胞姐妹，是洪武皇帝打天下时淮西旧将谢再兴之女。皇上把姐姐赐婚给了太祖皇帝的亲侄朱文正，妹妹则嫁给了麾下猛将徐达。朱文正夫妇俩过世之后，朱守谦就被太祖皇帝与皇后接到了身边抚养。

父母双亡的他打小就把姨母家当成了自己家。他清楚地记得去年春节，徐府上上下下喜气洋洋，说是从小被送到栖霞山的大小姐徐锦曦回府了。他对这个闻名却未见面的表妹好奇之极，等不及吃饭就闯到了内院。

白雪中，他看到一抹纤细的身影站在梅树下赏梅，看衣着打扮便料定这个陌生少女便是徐家大小姐锦曦。朱守谦当时就坏坏地笑了，放轻了脚步，想去吓吓她。

还没等走近，一缕暗香飘来，徐锦曦已转过了身子。他只觉得脑中嗡的一声变成了一片空白。一张皓丽无双的脸上嵌着黑白分明的眼眸，秀眉微扬，不解地看着他。朱守谦情不自禁喊了一声：“娘！”

徐锦曦微微错愕，已然明白，嘴边漾开了一抹笑容，神色温柔之极，

“是守谦哥哥吧？”

他这才回过神，徐锦曦长得酷似她母亲，自然也像他的娘亲。

朱守谦的父母过世得早，他才四岁就被朱元璋收留。他只有一幅母亲幼时的自画像，是在出阁前画的，年纪同锦曦一般大小。画像看得多了，故朱守谦一见锦曦，几乎以为是母亲从画上走了下来。

听到锦曦唤他守谦哥哥，他方才明白过来，便有些下不来台，脸跟着转红的同时，想用倔强来掩饰失口的难堪，于是把刚从徐府丫头口中听来的消息，脱口而出，“你神气什么！你一出生算命的就说你不长命，在家与长兄犯冲，这才送你去栖霞山修身养性，要不是过春节，才不会接你回来！”

话才说完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一个趔趄已脸朝下地趴在了雪地里，塞了满嘴冰雪，又冷又痛，背上还踏着一只脚压得他翻不了身，只听头顶传来一个清亮的声音，懒懒地道：“草包！”

皇上皇后怜他自幼失去双亲，倍加宠爱，朱守谦若论圣眷远胜现任的几个正牌亲王，何时受过这等奚落？当下听了锦曦这句话，死命地挣扎起来。

然而踏在背上的那只脚如有千斤重，任他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。脸被压着，嘴里塞满冰雪也喊不出声，他不过才十四岁，脸憋得通红，霎时委屈得急出了泪。

这时徐锦曦才放开脚，拍了拍手蹲下来看他，“守谦哥哥不要生气嘛，锦曦想回家得很呢，你这样说，锦曦好伤心。”

他气愤地转头看去，锦曦的眸中盛满委屈与凄楚。朱守谦愣了片刻，满腔悲愤与怒火焰消云散，再也发作不得。想想锦曦离家十年，才见面自己就出口伤她的心，心中实在有些不忍了，忙讷讷地道歉，“对不起……”

锦曦灿烂一笑，一抹狡猾的神色从眼中飞快掠过，小脸已如带着露珠的花儿般怒放起来。

朱守谦立马觉得春暖花开，顾不得一身的狼狈跳将起来，“锦曦，你好漂亮！我去和姨母说，别再让你走了！”

“谢谢守谦哥哥，不过，可不可以不要告诉别人锦曦会打架？娘会不高兴的，大哥也会讨厌锦曦！”锦曦放软了声音，半点儿不像方才把比自己高一头的朱守谦摔翻在地，还用脚踩他背的刁蛮样，此时只是带着恳求的目光巴巴地望着朱守谦。

朱守谦脑中又是一热，保护欲油然而生，早忘了刚才的羞辱和尴尬。

当时朱守谦十四岁，徐锦曦才十三岁。

从那之后，朱守谦就缠上了徐锦曦。两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在徐府诸人眼中只不过是两小无猜的玩伴而已，众人根本不知道在山上住了十年的徐锦曦



身怀武功，而向来因为仗着皇帝皇后宠爱而骄横霸道的靖江王——朱守谦已被锦曦制得服服帖帖。连锦曦的贴身侍女珍贝也认定是朱守谦强拉着小姐出去玩，丝毫没有怀疑是锦曦逼着朱守谦掩护她逛遍了整座南京城。

“表少爷请用茶！”这时珍贝端着茶盘推门而入。

“珍贝，表少爷请我出府去吃八珍鸡，他不要你跟去，守谦哥哥说他会保护我的。”锦曦面不改色地撒着谎。

珍贝一听，急了，道：“可是夫人和大公子说，小姐去哪儿，珍贝一定要同行的！”

锦曦望向朱守谦，柔弱的样子让他好生心疼。他一下跳了起来，“我带表妹去吃个饭也这么啰唆！哪次回来不是好好的！”当下也不管珍贝，拉了锦曦的手就往外走。

珍贝知道这位靖江王向来说一不二，夫人也要让他三分，心里又气又急，恨不得马上禀了夫人与大少爷。一直以来，朱守谦听了锦曦的吩咐，私下里对珍贝软硬兼施，又是恐吓，又是买小礼物，早把她收买了。此时珍贝只能叹口气，朝两个远去的背影喊了声：“王爷，小姐身体弱，你多顾着她！”

听到珍贝的喊声，锦曦回头，装作可怜兮兮地笑了笑，一副被逼无奈的模样。

朱守谦瞧见，心里哀叹，徐锦曦你可真会装！当下便想给她一个好看，手上略一使劲，不料一阵奇痛传来，他连忙松开手，跳着脚，边甩边呼痛：“徐锦曦！”

锦曦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站在春风里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，“铁柱，你不想报仇了？”

朱守谦马上回魂，“刚才是我情不自禁，着急了……”

锦曦也不拆穿他，抿了嘴，笑道：“马车在哪儿？”

在徐府的侧门停了辆马车，锦曦扶着朱守谦的手，轻轻地上了马车。朱守谦跳上马，对亲卫喝道：“快，去城郊！”

出了城门，已有亲卫牵着两匹马候着。

“锦曦，好了没？”朱守谦急急地朝马车里张望着。

车帘轻轻一挑，男装打扮的锦曦走了出来，她翻身上马，亲昵地拍了拍马头，大声喊道：“铁柱，走！给你报仇去！”

这时的锦曦与在闺房里文静地看书的女子判若两人。她换了身宝蓝色窄袖长袍，玉带勒腰，头发用玉环束起，戴着顶纱帽，脚踏粉底皂靴，英姿飒爽，毫无半点女儿羞态。

朱守谦兴奋地拍马追上，“锦曦，你这一打扮，南京城没哪家公子比你俊！”

“铁柱，哦，表哥，记着，我是你表弟，谢非兰！”锦曦用了母姓，她这一年里逼着朱守谦带她出去玩，一直用这个名字，朱守谦甚是识趣，马车里早就准备好了更换的男装。

有次朱守谦奇怪地问她：“明明姨母知道我带你出去，为何还要换装？”

锦曦悠悠然地说：“如果遇上找茬儿打架的，你又打不过，难道要魏国公府的小姐出面打？传了出去，父亲的脸面往哪儿搁？”

朱守谦想想，觉得锦曦说的有道理，浑然不知自从与锦曦在一起，她哪次说的自己没觉得有道理？

一行人风驰电掣地来到城郊。暮春四月，城郊芳草依依青碧连天，绿意直染到了天尽头，养眼至极。阳光也不甚浓烈，带着适宜的温暖洒将下来，懒洋洋的感觉油然而生。

深深呼吸了一口混着泥土青草香的空气，锦曦呵呵地笑了，“成日在府里装乖，闷都闷死了，铁柱，多谢你啦！”

朱守谦远远地已瞧到大树旁搭起了凉棚，侍卫簇拥着那几位或站或坐，不由得恨恨地说：“赢了李景隆，让那龟孙子请客，这回不去得月楼了，要去玉棠春！”

“玉棠春？新开的酒楼？”锦曦一年来游遍南京城，但凡知名的酒楼无不去尝了个鲜，可偏偏没有听说过这个酒楼。

“咳咳！”朱守谦知道说漏了嘴，强咳两声掩饰，转开了话题，“表，表弟，你帮我赢了，回头，我送你一把好剑！”

锦曦不屑地撇撇嘴，“我要裁云，你弄得到吗？”

倚天斩鲸，裁云击隼。

世上最厉之剑莫过倚天。李白曾有诗云：“安得倚天剑，跨海斩长鲸！”

世上最利之剑则是裁云，据说此剑剑身狭窄，轻柔可缠于腰间，剑出之时无声无息，吹发立断，连最敏捷迅猛的鹰隼也难逃剑光之锋锐。

纵使朱守谦再骄狂，此时也摇了摇头，“倚天藏于皇宫内库，皇上都舍不得用。裁云却不知下落，这事哥哥可办不到了。”

“那我不要剑了，你这个月必须请我出来玩十次！”锦曦得意地想，裁云剑就在自己手里，朱守谦怎么可能拿到。她不过是想趁着父亲魏国公徐达不在家之时，多溜出府来玩玩罢了。她高兴地伸开了双手在朱守谦面前晃了晃，眼睛却一直看着前方树林里的人群。

“十次？！”朱守谦大惊，跟着头大了起来。照说他这个靖江王爷一直被



皇帝皇后当成心肝宝贝一样疼着，比照顾自家儿子还上心，几乎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可遇上锦曦他却觉得头大如斗，没有丝毫办法。

朱守谦瞧着锦曦翻开的手掌暗想，十次?! 这个月已过了一半，下半月要天天去魏国公府把锦曦从家里弄出去，在姨母和大表哥徐辉祖面前可怎么说才好。

锦曦见他脸上的神色变幻不定，知道朱守谦为难，她眼珠一转，轻声对朱守谦说：“表哥，我看李景隆那小子在对咱们撒嘴呢。”

朱守谦脑中一热，想也不想便豪爽地答道：“好，十次就十次！只要你每次出来平安回去，不被姨母、大哥埋怨就好！”

锦曦心中大喜，从栖霞山回家后这一年多，母亲吩咐珍贝成天监视着她读书、习字、描红、绣花、装大家闺秀，闷都闷死了。她想起后半个月可以明目张胆地出府逍遥，脸上的笑容怎么也掩饰不住，不禁发出珠落玉盘似的笑声。

红唇轻启间露出一口雪白的贝齿，朱守谦的一颗心怦怦跳动，姨母的责备、大哥徐辉祖的抱怨，霎时都抛到了脑后，只觉得能让锦曦这般快乐，别说出府去玩，就是让他去捞水中月，他也毫不犹豫。

锦曦歪着头，看了看他，猛地一挥马鞭，“表哥，看非兰给你报仇！”马扬开四蹄往树林处狂奔而去。

朱守谦回过神，赶紧跟上。

待到近了，锦曦一行人下了马，走进凉棚，太子朱标、秦王朱棣、燕王朱棣与李景隆正在饮茶闲聊。朱守谦抢前一步，团团施礼，“侄儿守谦请太子殿下、二皇叔、四皇叔安！”

锦曦忙跟着行礼。

“守谦不必多礼，这位小公子是……”太子朱标虚扶一把，温和地开了口，目光看向锦曦，只觉眼前一亮，暗暗赞叹好一个粉雕玉琢的人儿。

“回殿下，是守谦的表弟谢非兰。刚从凤阳老家来南京，守谦就带她来长长见识。”

锦曦回到南京才一年多的时间，除了朱守谦，从未与外面的人接触过，不由得好奇地抬眼看去。只见太子二十岁左右的年纪，长身玉立，朱面丹唇，面目和蔼，目光里闪动着一种奇异的光芒，像……看到珍贝做的桂花糕。

锦曦知道自己想到桂花糕时眼睛里就会放出这种光，但她想不出别的比喻，只觉得这位太子爷丰神俊朗，浑身透着书卷气，目光如春天的湖水，感觉暖洋洋的好不舒服，又觉得那目光里似藏着什么东西，如何也瞧不明白，

不由多看了几眼。

朱守谦见锦曦目不转睛地看着太子，便扯了她一下，“非兰，这位是我二皇叔秦王殿下，这是燕王殿下，这是曹国公府的公子李景隆。”

锦曦赶紧收回目光，一一见礼。

秦王朱棣面目较瘦，与太子长得极像，锦曦敢肯定他们是一母同胞。秦王的嘴紧抿着，上下打量着她。他的目光偏冷，被他一眼瞥过，锦曦便觉得浑身如浸冰水。她疑惑地发现秦王的眉毛微微扬了扬，似若有所思。难道被他发现了自己是女扮男装？

没等她想明白，又一道冷然的目光射了过来。锦曦含笑偏过头去，见瞧她的人是燕王朱棣。她心里打了个战，与太子和秦王不同，燕王是另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他才十六岁，身形已见挺拔，与两位皇兄一般高矮，剑眉斜飞入鬓，鼻梁直挺，一双丹凤眼淡淡地散发着勾魂魅意。果然是龙生九子，各有不同。

燕王懒洋洋地坐着，手中把玩着茶杯，却用那双狭长的丹凤眼睥睨着锦曦。锦曦暗道：果然如朱守谦所说，眼睛是长在头顶的。

再与李景隆见礼时，锦曦差点儿笑出声来。这位曹国公府的大公子面目倒也清俊，回礼举止得当，人却被裹在一身花团锦簇中。窄袖银红色深衣袍子上金丝银线绣满团花，领间袍角衣袖无不遍布锦绣，腰间丝绦上光五彩荷包就挂了三个，因隔得近了，锦曦闻到阵阵淡淡的香风，显然衣袍是熏过香的。他的手指上不仅戴着白玉扳指，左手无名指上还有只紫金兰形花戒，漫不经心地带出一丝优雅的痞气。

想他父亲曹国公十九岁就驰骋沙场，名扬天下，洪武五年还与父亲一起远征北元，威镇大漠，李景隆身上不仅看不出半点儿将门之后的威风，若敷粉施朱便可与乐伶媲美。她总算是明白为何朱守谦要说李景隆是浮浪之人了。

给秦王与燕王见礼时，他们只虚扶一把并未说话，到了李景隆这儿，他却漾出满面笑容，对锦曦道：“今日见了世弟，方知潘安、宋玉之颜也不过如此！”

锦曦有点儿不好意思，面上却微笑不变，“李世兄丰仪南京城独树一帜，闻名不如见面，小弟叹服！”

李景隆目中飞快地闪过一丝诧异，没有接口，侧身对朱守谦合手夸张地深深鞠躬，“景隆见过靖江王爷！”

明明是规规矩矩见礼的，被李景隆这般玩世不恭的一礼，倒显得不正经了。他对朱守谦向来如此，朱守谦又拿他没办法，手一挥，大声道：“免

了！”

太子笑了笑，问道：“听说守谦这些日子苦练骑射，今天怎么个比法？”

“大哥，臣弟就不参与了，四弟和守谦、景隆年纪相仿，让他们去试试吧，臣弟陪大哥品茗观赛，比试完了，蹭顿饭吃就成了。”秦王提议道。

太子和秦王都是二十一二岁的人了，与十五六岁的孩子比试也觉得胜之不武，太子当下笑着答应，“这法子好，无论胜负如何，都有得吃。我与二弟观战做评，你们去吧。”

朱守谦看了燕王与李景隆一眼，故意想了半天，才道：“非兰贪玩，从未比过骑射，我这做哥哥的自然不能叫他只观战不玩，守谦便与非兰对燕王和景隆吧。”

朱棣懒洋洋地喝着茶，没有吭声，李景隆却扑哧笑出声来。他轻咳了两声，忍住笑，指着远处的小山坡道：“那里有十个皮囊，每人十箭，哪一队射得多为胜！”

“瞧景隆的神色，如此有胜算？本王可是苦练骑射多日，好歹也比成天浪迹烟花柳巷之人强！”朱守谦最气不过李景隆对他的不屑，故出言讥讽。

李景隆不以为意，嘿嘿笑道：“王爷放心，景隆不才，挡住王爷的箭倒也有几分把握，燕王殿下神射闻名军中，没准儿，殿下用不着那么多支箭便赢了呢。”

言下之意，他只消用十支箭把朱守谦的箭全射飞就成了，朱棣自然全中得胜，对锦曦压根儿就没放在眼中。

朱守谦一愣之后气得跺脚，他回头看看锦曦，她正低着头，不知在想什么。朱守谦对锦曦放心得很，哼了一声，出了凉棚，翻身上马，挥鞭指着李景隆说：“今日本王就让你输个心服口服。”

四人接过侍卫递过来的弓箭。朱守谦与锦曦分得十支蓝色的箭，朱棣和李景隆拿的是红色的箭。

锦曦把弓往手里一拿，李景隆忍不住笑出声来，“世弟方便开弓吗？”

朱守谦与朱棣回身一瞧。那弓竖起来足有四尺长，只比锦曦矮上一头。与其说她拿着弓，不如说她是提着弓，那模样怎么看怎么觉得滑稽。众人都笑了起来，连燕王眸子里的那片傲然也被融化了不少。

朱守谦暗暗后悔应该专门为锦曦打造一张小一点儿的弓，可此时后悔已来不及，看着锦曦提着大弓的模样，又想笑又忍不住担心。他只知道锦曦武功高强，却没看过她射箭，眉头便皱了起来。

锦曦听到哄笑声，脸上飞过一抹红晕，心里已暗暗恼怒。她不露声色，轻声道：“李世兄不必担心，有表哥在，想必会赢的。”

锦曦看向朱守谦的目光中充满了崇拜之意，朱守谦放下了心，顿觉身子骨一下子轻了起来。

锦曦尚未长成，个子矮小，身材单薄，露在外面的肌肤莹白如玉，十足一个粉妆玉砌的娇嫩小公子。见她小脸绯红，神情天真，认真地、毫无保留地信任朱守谦，三人心里不由自主地怜爱起来。

李景隆看了眼朱棣，目光一碰，两人心领神会，均在心里想着等会儿不让他俩输得太难看就是了。

朱守谦再一次忘记曾被锦曦摔翻在地的狼狈，豪气干云地拍拍胸口道：“非兰跟着我，看哥哥是怎么赢他们的。”

锦曦又是腼腆一笑。朱棣和李景隆同时起了恻隐之心，担心赢了她无疑会让她难过，他二人从小玩到大，一个眼神已知对方心意，再次决定手下留情，见锦曦面上不施全力，心想着略胜一筹便住手。

春日的阳光洒在山地上，草浪起伏，隐有花香传来。这里视野开阔，只见远处的小山坡微微隆起，坡上早竖起了十根木桩，桩上吊着十个皮囊。

锦曦和朱守谦大喝一声：“驾！”挥鞭策马往小坡冲去。

被锦曦的模样与这春日美景弄得没了斗志的朱棣和李景隆相顾一笑，不紧不慢地拍马追了上去。

朱棣生于乱世军中，弓马娴熟，虽然晚一步策马，只瞬间便赶过朱守谦，领先一个马头。

李景隆也不急，贴住了朱守谦。锦曦骑术不及三人，落在最后。

转眼工夫，离山坡只有几百尺，朱棣张弓搭箭射向坡上悬挂的皮囊。锦曦看得分明，这一箭远在五百尺之外，却气势如虹。她还不及反应，一只皮囊已然落地。

“好箭法！”李景隆大声赞叹。

眨眼工夫，马又近了一百尺。不等朱棣再射出第二箭，锦曦手一探，从箭囊中取出三箭，张弓如满月，连珠射出三箭，弦响箭急，霎时三只皮囊被蓝色箭矢射中，挂在木桩上颇为醒目。

当箭风从身后掠过，朱棣剑眉一蹙，以为是朱守谦所发，不免心中生疑，朱守谦苦练这十来日就有此成绩？他冷笑一声，倒也不急，反手抽出五箭竟要使出五星连击之法。

这时李景隆与朱守谦也纷纷射出箭枝。李景隆笑嘻嘻地并不射向皮囊，支支红箭不偏不斜只对着朱守谦射出的蓝箭而来。他先前倒没有说大话，也没有半点儿夸张，朱守谦每一支箭射出，就正巧碰上李景隆的箭，更有一支箭角度刁钻，似无意地撞开了朱守谦射中的一只皮囊。